

白
蘇
齋
類
集

白蘇齋顛集卷之十二

公安袁宗道著

弟

宏道

恭校

誌狀顛

封知縣劉公墓誌銘

不佞同年劉君時濟用直言左遷業已踰歲方意賜
環之期非遠而時濟必且旦夕還朝書至則封公以
仲春違養矣傷哉封公諱宗極字子中別號北岡先
生新城岱上里人家世力田以孝友聞至其父鉞忼

卷一 李
概有豪士風而其配王又善綜壺政貫業遂大振子
三長即封公公少習經藝藻采燁然命不配才屢試
遭躓遂屏擲帖括改學殺鈐輒精其業及步騎兩試
矢無虛發觀者竊嘆謂當擅場比入闈條對發紆胸
臆無避忌遂棄弗收公才過李蔡志業不遂梅膺條
佗自傷數奇而已久之聞房山中有異人焉亟往咨
詢得煉養之真訣乃棲息上方尚羊名剝蒲榻茗椀
窳焉跣趺兀還將滿三山非遙回憶疇昔仕宦之念
都如昨夢矣是時伯子時濟已遊膠序先後柄文者

咸加激賞試即高等公竊喜曰吾收屣功名獨餘報
國一念尚未灰冷幸哉有兒足酬我志乃斥貲治裝
遣子負笈求師都門一時相與揚榷者多藝林名匠
無何時濟用恩選入貢丙子列鄉書丙戌成進士筮
仕安陽聲稱炳赫稟然薦剡公信且疑一日潛行鄴
封徧詢田畷盡得其治狀乃色喜不自禁因馳至署
勞時濟曰而翁初不似見若今聞所聞而來即去若
矣其慎乃末路以終今問時濟長跼受教適徵派歲
額盡登豪貴之濫免者以甦民困因質之公公曰吏

職在安人何憚強禦釐之便三載考索上封公如
子宮贈公配王氏為孺人壬辰時濟以行卓犖召拜
兵科給事未幾丁內艱乙未起補吏垣署篆守正危
言不避權要封章屢上骨鯁之聲震動一時竟用抗
疏彈劾殿級外遷人問封公老矣當不恐見其子遠
竄及時濟過里謁公公輒然笑曰汝以直諫請我得
稱直臣父孺子榮我不既多乎大都時濟出為循吏
入為直臣雖其有樹石稟公教焉公為人劉直中心
愷悌挫折強橫提掖柔良不難倒篋以周閭里病者

賴以起貧者賴以婚葬王孺人先公卒奉尊章孝處
妯娌和家固豐饒而操作勤甚常手挈兩甕水立辨
數十人食而夕製一擔褸偶行失足竟至不救于時
時濟年甫十二耳公生云云宗道曰嗟夫今古賢父
能成子名者固多然揆諸恒情厥初延塾師市經籍
切切督子大都為取科第計耳及其子一入仕版惟
恐其嫌忼激烈賈尤失官故常人之情與其家有斷
脰割心之貞臣寧有諱樹數馬之醕士也而封公兩
見獨異居常用節烈訓子老而覲其子左遷乃不以

是以贊此豈復常情可測耶蓋封公少治方內學
故深矚人臣之大義晚又精方外學故能一顯晦齊
升沉實由道力非意氣凌泊也公善行甚多此其窳
聞世教者故不佞特揭論之而又為之銘銘曰不得
于儒去而韜鈴不得于武去而神仙三變入道蓬萊
圓嶠下視簪組不滿一髮酬恩寸心付之嗣人夕郎
矯矯名重披鱗泉紫山碧環松繞柏神返洞天蛻巖
斯宅

陳慶士墓表

蓋良鄉有隱君子陳壽堂公其子二曰獻文獻策獻
文者為博士弟子有聲竟弗弟為太學生云予以計
偕過良鄉館長公家稔知其質行長者而悅慨好義
不佞官詞林則長公懇請曰公太史也表幽闡微夫
非公職哉維時先父母偕隱山中義甚高小子度無
能顯先人獨計得公一言沒者且不朽蓋一歲中請
者屢焉予度不可辭乃告之曰子亦見夫繪者之貌
人乎豐幹玉立風標秀舉頎然美也然而不肖其人
觀者爭嗤其弗工矣子毋令免夫觀者之嗤焉

斯可矣長公曰唯唯遂退而述其兩尊人之行僅百
言無溢美無失辭甚矣君之善用孝而諒我深也其
言曰先大人事大父母甚恭苟可以致尊人歡竭歷
以趨之不憚劬而友愛甚篤兄弟相與嬉遊至老絕
無勃谿且急人之急甚于己里中骨有暴者飡弗給
者壯弗克室者亟揮橐中裝助之曾無吝色性喜登
臨每遇佳山水流連竟日不忍去山中名剎記者起
之漉漫者新之不可勝紀其慷慨好施始天性云而
母孺人拮据力作以佐先君子以故先君子雖散財

若土芥然得不乏蓋兩尊人場而里閭哭奠者踵相
接曰天乎柰何奪善人若斯之亟乎哉嗚呼此可以
觀吾兩尊人天史宗道聞而嘆曰嗟呼昔子輿嘗取
陽貨氏之論矣然子長氏不云人富而仁義附乎此
兩論者若淄澠固皆有合耳以不佞觀壽堂公多贊
而好施可不謂仁義士焉庶幾不悖夫子長氏之論
矣予故表之曰此惟陳隱君及劉孺人之墓

迪功郎南安少尹方先生行狀

凡昌熾之門其始必有篤行君子泯泯默默不顯其

聲名以深其根故其叢必大蓋凡行德不隱則取名
多取名多則受忌造物受忌造物則其身之福且日
就銷殞矧曰後嗣故隲必云陰同耳鳴焉不取其名
福無所歸不溢于後將安洩乎袁生曰余觀方君思
濟大父東谷先生事甚異焉輕糞財如塵礫急仁義
若衣食自少至老惟知施恩不計其怨人之怨有加
而先生之施無倦即往籍所載長者奇行恐無餘隱
之者然而世未有稱說先生者也蓋先輩質行不近
名如此觀于先生之有後可以勸矣先生諱夢暘字

子豆別號東谷其先有德益公者遷桐五傳而至伯
通公澗起家鄉舉法生贈御史懋懋五子季雍名舉
于鄉生圭圭隱東陽村用力田家累千金生二子長
太學野航公綱次孝廉海航公絢野航公配高已又
娶于鄒鄒姪野航公夢日入室于是先生生故名夢
暘先生廣眉豐顙美髯目光射人少年即豪邁日誦
千言十歲善屬文能作大書書輒工出試邑令奇之
置巨扁命之書令嘆曰孺子腕不勝錐而能擅敲脫
之技何奇也十六補郡學弟子郡守吳君酉吳名士

大加賞識曰若能為賈生耶吾不難作吳公矣未幾
入成均與同里吳別駕承恩阮中丞黼友善阮故賈
婦卒于里先生盡捐贖金為贈罄則又布已兩乘驟
抱其子自崙歸乳助其再聘阮為感泣野航公既老
多病委家政先生野航公卒先生哀毀殆不欲生先
生家世豐財自泮海航公無子卒時與妻劉吾侄兒
夢賜賢汝必子之劉如言而旁觀之豪耽耽即持刃
劫先生曰不千金立刃汝先生即奉千金不技也而
豪不廢百計構劉訟于官先生曰身孰與債重吾權

之久矣。且一縷一銖皆先人貽與其濟他魚肉。詘與
奉吾舛母。取所遺七十二契。割三十六契。畀之餘。皆
半。產取瘠。室取湫。僮僕取老。而全盛之貲減過半矣。
野航公之卒也。出息于里。可千金。先生召責者。火其
券曰。此吾先人志也。自是先生蕭然。自食其力。不復
問子母矣。先生家以素封。名一日。大盜至。首斫數僮。
盡叢所藏。去則縱火。烈焰竟日不息。先生以族豪報
收租之役于官。不及難。仰天嘆曰。甚哉財之為大盜
積也。吾瀕死于貲者再。今而後庶其免夫。縣捕令止。

主識兩亡，先生不問也。時吳別駕寓書曰：子以賄聞，孽獄也。賄去而賀可知也。今且懼子之，以高明聞，令鬼之夙暵之也。先生心善其言，寘之座右。先生既遭盜驚，遂奉二母邑居，居常約于自奉。至奉二母，則無兩惜。尤曲順高母意，母子畜其侄，侄倬，屢私畀金。先生都不問倬後，以計取先生貲，卒如言償之。至質田，無兩惜，終倬世為兄弟，好不絕。鄰母家金陵，母兄賈嶺南，坐法當死。先生馳之金陵，百計脫之，更贍其家。攜其孫子視之，嘗語子孫若等，不忘吾母當謹遇。

此人也。其養母志多此類。卅母劉繼他子夢賢不穀
年所析盡廢。先生素故事劉。雖別居。時時過省。情意
肫至。劉更感泣。會劉老且貧。先生供具甚厚。劉卒。哭
之痛。不啻所自出。時夢賢女錫有廬州遠。先生往營
救。得脫。夢賢僕馬過隣人馬驚出。豕僕墜傷。先生道
過起之。夢賢謬謂先生傷其僕。裂眦怒罵先生。但償
豕。瘳其僮歸之。亦不辨。初劉內難時。先生之金陵旅
豪令二刺客匿喬里刺先生。謀泄。先生遂浚間道歸。
歸絕不以語人。逾三十年。攜孫思濟應舉。舟過其地。

乃蘇蘇墮涕曰此吾萬死一生處也。悉語思濟狀。思濟泣。嗟乎世路羊腸。德施讐反。屢啣屈而不辨。至于欲殺其身。而終不忍言。先生所遇之禍固奇。而植之德亦奇矣。婚吳自峒。弱冠登進士。歷通政。計二十年。貴矣。先生遇之如微時。終不以相屬。劉司理坤四十無子。坤自外不復子。先生捐金為聘。一姬期年而得男。先生少懲多藏之禍。不更藏錄。餘財嘗語子孫。吾幾為先世數錄身世。莫保恐復篋禍。高怨殃。及若等自家雜。後家無贏金。隨有隨散。里姻有緩急如

取其寓物隣豪其計先生宅遭燬後田契已灰燼侵地數十丈先生貽書曰尺土皆隸皇家籍古來割據幾何年其人愧服而止有欲以賤直先生田者先生即如其意取直其人復詭言田瘠先生復如其意還直隣人毆一僕死先生不問隣自訟法當抵先生復為解釋嘗渡江同舟賈以失金爭先生笑曰金在我解橐償之及舟泊始得匿者乃相與嘆服而去祖塋之麓有田數十畝久屬他姓先生乃捐金贖為祭田族凡千指祭則會會則寘酒張樂酬酢盡歡于是族

人愈知有禮讓也。先生以銓久意不欲仕。丁卯訪楚人張君燧燧遺以帶且曰：可以自效者何？必科第先生乃謁。選得閩南安丞。南安泉支邑族粗少，鄉公舊部先生感念先澤，欲輝前躅，極意撫字。時邑遭燹多逋，民恒出俸代輸，督稅嘉禾例有餽遺，不受稅之羨。一切不入私橐，歲市家粟給官邸，為少卿公修葺兩碑于洛陽橋。先生以名家子，隱于小吏，當事者知其修飾，各行不以他丞視之。先法獎勞不置，而先生夷然不屑，嘆曰：垂老參佐，頭顱可知，心如嚼蠟，身等勞。

蘇亦復何趨戀此一官故園松栢待人吾其歸矣
即杜門不預縉紳事陶公籃輿司空鳩杖日與隣翁
社老量晴較雨探節數時而已丙子思濟舉于鄉先
生曰有孫如此吾復何憂自兩母繼沒先生哀毀逾
年不減孺慕邑令陳公于階素重許可獨敬禮先生
凡賓于鄉者三然先生晚年不樂市廛每行清泉白
石間輒徘徊不忍舍去嘗慕禽向高蹤牛首三茅燕
子欲宗黃鶴滕王樓閣諸勝跡無不至者晚年偶念
西湖之勝忽泛舟東下三竺六橋之間杖履恣徧女

酒淋漓而至倒屣先生襟懷豪爽飲可三五斗許類
若澀丹丰神愈整不喜苛禮與人遊不寔輕重于懷
抱鄉儼里社追逐宴會無不極歡雖性絕臧否而里
人服其公直有兩爭訴寧取平于先生庚辰攜思濟
業南雍率諸里姻置酒高會曰吾老矣恐此會不可
再也將歸灑淚而別辛巳春大饑先生徧施里中舊
時奔走廝役亦有兩給若訣別狀仲夏遂病先生素
無病偶病疽即令治後事曰吾濱死者數今幸終正
寢于吾邑矣遂逝卒之日親戚友朋皆相飛悲泣遂

以本年拊葬先塋尚期改卜葬之日設棺號者幾百
人生卒云云嗟夫恒情受薄忤面焉若焚疑微費心
焉若割故貝典所載布施忍辱二門行者甚難一門
深入可以證聖至于霞塵後裔又其餘也東谷先生
生平所受橫逆蓋人情所謂腐心塞咽不能堪者而
身之若飴家累千金日啓篋以待族里之取庶幾乎
深入施忍二門者焉有孫為名御史游歷崇顯爰及
曾玄蘭玉相映此里人所艷說而余則為謂此特先生
報緣之餘耳若先生真歸之後所自證自受不知殊

膝當何茹也余聞先生奇行且仰且覩不揣固陋狀之以俟鴻筆君子

外大母趙太夫人行狀

傷哉天乎天乎何乃遽以吾外大母逝耶悲哉不肖宗道稚年喪母外大母每見不肖輒涓涓下且泣且拊曰兒饑否將無寒乎輒取衣食衣食之故不肖卽筑然弱子乎無殊乎在母膝下也今壯矣而外大母何在耶悲哉悲哉因痛吾大母并痛吾母楸栢雖拱宛慙新沒腹為裂而淚盡血矣不肖孟夏入都門

與駕部舅相見舅把臂勞苦歡甚訊外大母安否曰
安愈益歡自是每晤輒歡譚竟夕寧知有此也月隔
而幽明頓異夕隔而悲歡倏變生人之趣何無常乃
爾悲哉悲哉舅氏既徒步奔歸以書來曰以予骨肉
且習太夫人行矣其為太夫人狀嗟夫微舅言忍不
狀吾外大母然奈嗚咽不成語何也太夫人姓趙氏
其先江陵人景泰間徙公安遂占籍四傳為慶士文
深贈中憲東谷公與慶士同里閑雅相歡也因悉太
夫人勤慎狀曰是真我家婦遂命方伯公委禽焉笄

四年而歸贈中憲公性嗜飲日偕諸酒人遊願以生
計蕭疎不無阻耐暢也自有婦卜太夫人而母滑盈
几取辦咄嗟諸故酒人驚相語前從夫夫飲且少鮭
菜耳今何突致此栩栩者徧視其園篋而索然若故
然後乃知太夫人畜腹龜手適舅姑心力竭矣無何
姑錢恭人嬰疾且亟則盡弁擊珥授方伯公俾迎醫
醫無問遐近夜則露香樽頰乞代恭人不食外大母
六絕噉大母勞之曰新婦即自苦忍不為吾子若孫
強一匕恭人不起而太夫人哀可知也即逮今五十

餘年而語及輒涕居嘗語子吾今裕故能施耳不若
先姑貧好施也若所以有茲日微先姑之德不及此
子孫無忘先姑哉乙卯方伯公領鄉書丙辰成進士
己未官比部郎太夫人相從京師為置側室高禮訓
慈育閨內穆如居四年不置一解麗服外大父秩滿
封安人癸亥中憲公歿太夫人佐方伯公襄事如禮
丙寅方伯公僉憲江西時長憲者喜敲朴公庭號楚
聲不絕太夫人聞之戚然曰彼盛怒易解耳而生命
難續且若之何以人灼骨之痛博已一快也方伯公

為之改容曰請佩此言當幸是時鴻臚及孝廉駕部
公并為諸生學稍怠輒督責之曰汝輩若是而望踵
父躅耶夫豈有不蕙蓀而獲飧者稍精進輒沾沾喜
坐為酒脯佐勞未幾高亦舉子太夫人子之不膏出
也庚午方伯公意不忍舍去太夫人涎傍促曰君忘
平生語耶柰何當盤錯而不力夫酬主恩策勳名在
此行也吾為君養母幸無深念公乃行已而捷聞
穆皇帝嘉邊臣勞晉秩賜金 今上改元亦以邊臣
故例得疏恩于是晉封恭人云兩子方伯公備兵溫

處太夫人亦從于時曠寇猖獗衆議調遣大創之太夫人聞謂方伯公曰賊與兵等人耳曷先聲散之無勞兵無濫殺兩利也卒如其言戊寅方伯公以大叅備兵通泰尋由河工超遷河南右轄未幾轉左日夜期會簿書間力漸耗太夫人時時風方伯公且休矣即不能藝琴燔鶴以飽夫豈其無雙田之毛東湖之水方伯公曰所謂拂衣者難妻孥也汝若是又奚難而祭未需次調補竟請告歸從太夫人意也既歸之又明年是為乙酉御史公以建言謫太夫人聞報至

而色喜家人罕測其意居嘗語諸子曰自吾為子家
婦即鮮見冠而紳乃今科第蟬聯則祖父之餘也子
若孫毋盡其餘庶幾長有茲日又曰爾父累俸稍拓
田廬然不盡與爾曹而推以贍族亦惟是念祖父之
餘不可專食也爾當識此意附譜後絕孫曾他腸令
吾族人得世世食此土不亦美乎其平居語識大義
類若此不肖宗道去年後竣歸里朝夕徃省太夫人
且時勸備白業太夫人素奉圓通大士聞是益虔寒
暑不輟念佛今年辛卯壽八十筋力不減壯盛時雖

洙風燈轉益自憐矣悲哉悲哉所幸令郎君朗秀而
吾兒亦知為女庶幾不作癡憨面孔此皆足以瞋孺
又目于孔原者孺人幸毋自悲尚其監之尚饗

祭外大母趙夫人文

嗟嗟外大母遂長逝耶外大母鶴髮豐頤行步若壯
齡眠食皆無恙也當百歲而竟止於斯耶悲哉悲哉
前月拜辭外大母床下雖抱微痾而眼耳神明如故
且促甥亟行無久戀庭闈也孰知榻前刺刺數語遂
成永訣乎悲哉悲哉憶甥十五失母外大母見甥輒

泫泫淚下問兒饑否拊背曰將無寒耶輒取衣食之
一日將取寒具瞰甥而甥適去念之不置至丙夜不
垂睫云夫女之愛子誰能不愛即未有若余外大母
之甚者而今何在也哀哉哀哉歸神之夕兒孫滿前
當無所恨所不能去心者獨兩舅氏及不肖甥甥此
夕偕八舅氏宿磁州公署劇談甚歡而適意有此刺
心之戚也甥乃不如一田舍兒白首無生離之苦耳
悲哉悲哉凡此皆甥所謂自悲者若外大母則何所
歎也安庸悲安庸悲人生多不逮下壽而今八十矣

壽未必借而今鳩杖相向坐長春堂者二十年于茲
矣多無子即有未必遂即遂未必賢而今有子遂且
賢矣此之為福豈惟吾邑難之又安庸悲矣且也外
大母生平慈悲具足十善晚年清修淨業晨昏禮頌
非生兜率定往安養是不第具區中之緣且兼世外
之福真可含笑九原又安庸悲矣甥戀一官不能哭
拜靈次一吐慘愴然外大母業已蟬蛻形骸一曠萬
里甥即在數千里外當悉知悉見無所闕也尚饗

祭鄒金吾妻

曰嗚呼哀哉維我孺人高門孕秀世德傳馨外映慧
質內朗蘭襟鹿車既駕鴈觴早霑敬共夫子夙夜罔
愆茹淡忍苦屏絕濃艷持厥家政惟勤惟儉澣洗手
龜牙籌心算家食千指不勞而辦若夫賦性子柔溫
和恬雅叱咤之聲不及犬馬至于夫婿賢豪微鬢白
替漢代金吾長安俠客門多好事室有雀賓爾乃歌
鐘暮起則胸臆雜陳霜烏夜啼則七箸遮新斯兩謂
酒食是議中饋惟勤者矣如何此人曾不百歲而竟
爾查化天乎其有數耶夫蒲也柳也秋而零也輕且

盈也若孺人者淋而厚婉而真松乎栢乎秋冬青青而胡為雪霰之易侵枝葉之易傾如此哉嗚呼悲矣夜臺泉路宛其歸矣惟予小婦孺人親屬念茲蕙葭早承教育絡秀副周柔順知禮非孺人訓胡以有此則余于孺人之卒也亦安得憇然而已尚饗

祭盛老師文

嗟嗟某等不復登我師之堂望我師之光儀聆我師之善誘矣傷哉乎憶丙戌之春某等初謁我師出而相與竊嘆我師容觀豐偉韶宇恬眸貴壽徵也有如

老師骨相而不台鼎不期頤則唐舉憬藏輩之術皆
虛謬耳久昕夕卑比該察我師行履貞誠而愷悌凝
靜而冲挹則又相與亟嘆我師仁者昔我尼父固嘗
鑿壽于仁矣則我師之合有崇年又不獨徵之于骨
相方日夜望我師膺大拜據鼎鉉握大斗詞四時黃
疑論道龐眉輔政而詎意其止于斯乎傷哉傷哉哀
訊初聞五內俱裂然且疑且信以為傳者誤耳及二
三交知悉知悉聞始相與大駭以為信然猶莫慮幾
萬有一誤以強抑摧裂之心而無何長公至矣向二

三兄弟擗踊哀號而後信我師之果逝也傷哉傷哉夫唐舉輩之術不必驗固無足論而我尼父仁壽之語亦有時不合乎不然也朝聞夕死夫非尼父之語乎哉蓋仁者未有不壽而壽不在不死死非壽而可以死則真壽也若我師則壽矣我師之死無不可矣聞我師之沒也以胃傷蓋得之苦塊之間內鬱沉痛外斷暈血云人誰不死而師死孝矣我師生平行懃影寢懃衾當官懃官居室懃室而有時搦管為文則灑洛之吻而兩司馬之藻是知我師德言不朽朽者

形耳又長公向我言師之將逝也譚笑自若從容下
床西向端坐無一語刺刺兒女脩然而化有玉節之
異焉夫人恐怖臨身此為何時而我師乘理而往若
辭傳舍非夫洞源識本勘盡虛幻安能揮手坐脫毫
無閔戀且有異徵若具戒老衲耶聞道而死此又竅
驗嗟夫嗟夫我師方超然受世外之福而我輩以世
福之所恨者悲之不忘愚乎况以世福槩師師之無
可憾者生為少宰日侍講幄沒受恩卹隆厚稠疊斯
亦人臣之至榮已令子朗襟遠識學博而文甚工今

且次第脫穎起未竟之志未就之業令子在矣嗟夫
嗟夫神理不昧則我師本無憾而世福已具則我師
又有不必憾者其等之悲不過感門屏之私恩悼從
遊之無時耳我師則奚用悲乎山川脩阻煙水蒼茫
遙望闕門伏地嗚咽尚饗

祭蕭孺人

嗟夫嗟夫孺人遂已耶人生誰得不死死耳柰何夫
死者死復如是焉死乎維彼蒲柳望秋先零嫂則淋
而厚醢而貞其松栢乎而霜霰未及枝葉俄催篤林

之論其謂之何西粵去此山阻水縈幾萬里矣飄飄
丹旌淒淒素輻浮洛涉江泛吳泝越更寒燠而後立
首苦矣我輩每過允升門輒回眄扉端意有孤矢在
焉或晤允升則將其鬚調之我輩業釀金候大醫何
濡遲乃爾此謔在耳而吉祥之倪倏化荼毒何為者
也嗟夫嗟夫嫂柰何夫死客死又如是焉死也我二
三兄弟每詣允升允升輒留不咄嗟間膈腫雜陳七
箸遞新我輩且噉且誇嫂才今已矣勿復言之矣此
其小者也允升旦入直良勞而顏愈澤髯愈鬢皆嫂

楚壺事飭家政使然嫂今死是令允升瘁澤白鬢也
又其推子斬焉苴如苔塊之間愛女拊心泣血閨閣
之內冷冷蕩蕩如行陰雪回顧失影如鳩墮巢徬徨
靡泊此時此情聞者酸楚嫂何能目瞑而允升何能
不心摧乎我輩將為莊生語以釋允升此允升所檢
聞言之者無情而聽之者為贅言何益乎尚饗

祭李年伯文

嗚呼公有不當死者二有未可死者四乃竟逝耶公
天植孝友慷慨行義造物者宜祐其德而錫之美此

不當死者一公疑髮幹偉赴赴雄飲啗手談達旦無
垂睫也度駐世當百歲未艾此不當死者二聞公高
堂有垂白兩尊人在焉公逝矣不虞斑斕黯無色耶
此未可死者一也聞公負個儻亦日夜思表見于世
居嘗奮曰丈夫姓名縱不能以施燕然片石然安可
不掛循吏傳耶斯其志豈以一參軍老焉者此未可
死者二也不佞意公才高即束于格不盡效願伯子
成甫顯矣乃不能少須臾以遲恩綸之薦賁乎此未
可死三也南望洪都惟公菟裘公年僅望五十獨不

可徐之故立以老而遂儻焉返真于逆旅乎此未可
死者四也嗟哉嗟哉天乎何遽以公逝也然吾聞公
雅放于酒蓋庶幾古之達者達者泡影萬期壽殤夭
錢則公五十何必短于百年年亦何必永于五十也
耶又達者遽廬光陰過客浮生則何必薊門之為逆
旅何必菟裘之非逆旅也耶而公何憾也且公有
伯兄懸車私第以豐尊人養有仲兄翩翩青瑣以適
尊人意度公所期自致于親者若是焉足矣而公何
憾也伯子成甫與不佞遊且二載不佞深知其器識

淵朗而豔節義今方發軔扶桑究其所未足矣而公
又何憾也我輩誼厠通家雖知公一無所憾亦安能
不嗷嗷焉為公泣數行下然公方且遨遊清都尚羊
廣莫毋乃謂我輩不達也耶聊拜靈輻獻公一觴而
已尚饗

祭兵部尚書張公文

穆泚有言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茲三不朽
兼至為難兼至矣善始令終難乃公敷應中外屢樹
異伐浙之後戍卒遊徼先後大誣而公出奇運機咄

嗟安堵移鎮宣勤斬馘萬計自昔立功鮮有逾公者
也緩帶之暇倚馬含毫文薄先秦詩超大曆與濟南
諸公鞭弭中原旗鼓相當自昔立言恐亦鮮有逾公
者也且不以功高而有傲色不以文人而挾習氣煦
煦自下喜愠莫測以方古之立德者夫何媿焉公蓋
巽三不朽哉戊亥之間屢申賀監乞請歸老菟裘玄
怡塵尾笑傲自得俄厭囂塵遊乎八極公又庶幾善
始令終矣嗟夫嗟夫公之籌策業已効于疆圉而以
之女采業已表于詞林今歛其渾淪之識還于本宅

而留其未盡之矧遺于後昆固可以含嘻于九京而
庚猶于太清也哉某等悼鄉邦之隕喬嶽慨朝宇之
摧幹楨憂邊境之失保障惜詞壇之喪主盟雖知必
之物一無所憾而終不能忘情亦復雪涕而浪浪沾
襟敬獻生芻告公之靈公其俯鑒尚饗

祭禩鴻臚吉亭母舅文

嗟夫吾舅去世已四月餘友人王君堯至甥等乃始
知之嗚呼痛哉夫不肖兄弟數日前附書諸舅猶詢
以出世之法及移家禮域之旦且晚歸里團聚之樂

而詎知作書之時翁已冥然為泉下人嗚呼痛哉當
不肖兄弟哭吾母時宗道年十五二弟纔七歲三弟
五歲每見吾外大父母及吾舅即相對歎歎愀然不
出一語衫濁則浣之面垢則頤之髮長則髻之拾其
蟻虱省其痾瘵童而進以女長而抑以禮凡所以教
植樹護者無所不至幸而不肖兄弟漸次成立外大
父母及吾舅私相喜慰而余兄弟亦謂吾母雖不逮
養膝前之歡尚在外氏黃壚之恨萬一其釋不意六
七年間一哭吾外大母再哭吾外大父再哭吾兩姑

今未幾又哭吾舅一門之內緣經頻易素車屢駕滴
淚為川酸噀成風甥獨何心能不含荼哉嗟呼庚寅
之冬猶記與翁同叅鴨子公案燒燈至子夜窓風淅
淅足寒如鐵面貌枯冷若槁木之枝茶三四易然後
啜詰朝未日出履聲已在堂外眼毛虬結淚垢滿面
終亦不顧公之苦叅如此此其相聚為何等景象雖
萍聚之人猶當腸痛甥何忍言之而又何忍思之耶
近年以來不肖兄弟於此道稍知慚愧方欲抽身與
翁相商之而翁涅槃之期至矣是不肖甥之無緣甚

也天宮佛土四維上下相待何處願翁先度吾母尚
饗

祭王老師母文

天生元老保乂王國輔以賢媛宜家作則順合坤儀
柔崇地德既開組繡亦涉經籍惟我夫子純孝天植
母也相之克共婦職浣澣躬親甘脆手飭聚順承歡
殫瘁心力我師登朝羔縫素絲母也相之處物居卑
雖有六珈不忘縞素雖有五鼎不厭黍蕪洎陟中台
勲名卓犖母也相之素規執殓大計密謀時資商確

中饋之儀陰調鼎軸不踰閨闈功在帷幄哲人勇退
夢牽林泉母也相之促裝言旋如賓如友綈祥丘園
鴻室慙恭萊妻遜賢誕毓仙貞為世祥瑞妙體烈行
冥通玄契亦有令子凝然遠器胸中奧博毫端鉅麗
懿哉夫人世運攸繫仰襄俯育至道完備仙宗儒宗
治世出世彤管流輝闡德壺誼生非偶然沒必有歸
珠宮瓊島鸞驂鶴飛風實為糧霞氣成衣示有去來
原無生死下土歎歎乃妄情耳獨念生等陶鑄師門
久侍函丈休同愉快戚共惆悵未能免俗能無悽愴

陳辭薦酒涕泗浪浪尚饗

祭鄒南阜母夫人文

嗟夫嗟夫今天下以氣節顯著兒童走卒無不聞其名而壯之者惟江右鄒南阜公而不知太夫人固有以成之也當萬曆初南阜公甫登第睹時事不勝憤懣抗疏危言奮不顧身以忤柄人杖于廷幾死腹甦血肉狼籍當是時路人聞者莫不酸鼻飲泣而太夫人獨私喜以為人臣之義固當如是其萬死投荒室家離散寢食瘴嵐備諸苦毒太夫人雖心痛之然終

無幾微然憾見于顏色嗟嗟世之為父母者初時課
兒讀書兩望止於取科第為顯官一入仕途輒教以
隱忍城默惟恐其少激昂為官累偶遭禍患張皇錯
愕怒言滿室乃太夫人所見迥別惟欲其子為世忠
臣捨身報國誰謂閨閣中無大丈夫乎南臯公數論
事乍升乍沉幾二十年太夫人飽藜藿如肥甘以此
予于色養都忘志宦得一意鑽研性命之學徹洙泗
之源洞陽明之髓飡蔬飲水有以自樂至今年始膺
新命海內士大夫皆願手相告謂 皇上聖明不終

據直臣而南舉公且旦夕受劇任登要秩獲究行其
所學跂足翹首惟恐其晚而報太夫人逝矣傷哉雖
然死生亦偶然耳太夫人成就推嗣為真豪傑為真
聖賢是母是子楊汗青間千載猶香死而不亡曰壽
真所謂大年矣而或者猶以未獲生沾朝典為恨夫
今古婦人女子享榮貴受崇封者如沙多生死無聞
與艸木同朽惟范滂蘇軾之母耿耿數語至今並耀
日月然則太孺人固不恃生封為榮名而南舉公亦
可無悵悵咎次為矣尚饗

祭太常少卿趙連城文

嗟夫嗟夫造物所施于下土者獨有災福二端莫福于華臚莫災于死亡二者相反辭則寒暑晝夜既福矣則不宜降之災既災矣則又不宜畀之福即福而災災而之福古當如暑謝寒代晝往夜來不宜一之之間而災福互加使人錯愕而惶惑今君旦膺清卿之權暮作泉臺之人蓋一日之間其身乍榮而乍枯其命方通而方塞其家倏喜而倏悲其客忽賀而忽弔君之祿命何其奇而造物之侮君譎言抑無乃

太劇矣乎且君存心仁厚持身謹抑居官寬大不惟
宜貴且宜壽不惟宜壽且宜有後而君春秋既促嗣
胤復艱既興仲祖之嘆復抱仲宣之悲撥諸造物報
施之道亦大矣戾矣此在行道猶為君痛而况同籍
兄弟忻戚闕情觀者荼苦能無悽惻獨幸君長者胸
中純白惻怛之意達于面目正鬼神所讚司命所厚
易簣之後超苦途入樂趣盖萬萬無可疑者此身後
受享正不在區區世福下也莊生不云乎生非汝有
是天地之委和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夫計脩

短于季和校有無于委悅豈君之意也豈吾儕之所
望于君者哉尚饗

祭李年伯母文

吁嗟孺人閨房秀彥淵質外映慧性內鑑操履行汲
目無邪眇了不聞聲衆餐精辦自為門戶托身華族
萬相夫子敬恭整肅南北宦遊党鑰是屬大布代倚
管蒯為肉勤饋壺閨慈撫婢僕靡有間言一門邕穆
萬生令子桂芬蘭芳心含文錦口吐白鳳豈能自成
實惟義方豈獨外訓母教諳詳鳩車之年提訓已多

手不停書口不絕噉才名勃起遂登巍科筮仕花封
恪守慈戒冰玉比清鸞鳳數愛既晉清官箴愈勵
清望蔚然寔成母志鼎養方隆耄期未至如何淋媛
曾不百歲嗚呼哀哉電光石火忽焉徂謝禫智墓田
窳寂長夜高竚已虛靈車先駕莫追閨訓誰嗣母德
托在同籍能無悽惻獨念人生歸盡將短一丘夫貴
子賢沒有餘休以此告靈靈其歆不尚饗

祭王老年伯文

嗚呼孰有少而穎異好學不倦至于忌兩穿石如翁

者耶說有介符郡邑慈惠愷悌多所全活葦杖不足
為仁而懸魚不足比操如翁者耶說有歸卧林間無
淡然營以老自佚稱頌德隱行之鄉先生如翁者耶
以翁之文行而仕止別駕其於報施之理也若有兩
未盡固不能無疑于造物然惟其有所塞于前而始
有所大發舒于後而獨不見夫如鳳如麟如琳如琅
之子森森然列于庭階乎不獨有子也而貴甲第蟬
聯簪笏迤起大奇也不獨貴也而賢皆能砥節礪行
飭躬植學用世出世探源得秘此又奇之奇也公所

留之餘不盡者其震耀如此蓋至是而始知造物之
果有目也所徵不滿者公之令子且將相繼為賢公
卿名宰執功名震乎當時利溥周乎天下天不以百
歲益公而詎奪之去令不得目觀其盛為可恨耳然
如翁者其生平之立心制行足以并濟神明方魔斥
八極神遊天地之間而又安問夫人間世哉某等嘗
得奉教于令子而季子則之進同籍官同署相愛真
同兄弟其知翁也獨深其與翁相關也亦甚至雖翁
去來自如而我輩私情則不能不潄然而淚下千里

一函聊申猶子一念尚饗

祭葉太師母文

曰稽諸女史徵于母儀有如翟母之于方進高母之于譙之皆能粹形骸之異等因母之慈鏗鉤彤管型範青閨若太師母之于夫子皆允矣嗣其音徽我夫子所以砥節飭行握瑜懷竒文章繼夫龍席塔沃埽夫鹽梅清通著于銓衡而寅直假乎神祇者則誰與拓其孩提之聰導其神叢之知亦惟是母氏裂絨和丸之訓琢磨其玉瓚而斧藻其英姿小子日侍臯比

側景步趨見夫子每飯未嘗不在會稽東向而聯吾
親在斯是雖夫子之孝純于陟屺而益足明母氏之
恩深于倚閭矣方裁袞繡以為襦袴而盈巵葦
九咳之太蘇延慈母于期頤而詎意其止于斯寧不
悲夫乃今乃後夫子且據上台列鼎司榷大斗調四
時千秋億載功姬召者并頌慈母之教不衰是將結
無涯之知為大年化六袞之齡為萬期而抑又何悲
小子遽承哀訊迸涕交輝曰成我者夫子成夫子者
慈母而今何之也敬陳絮酒以哭吾私尚饗

祭原任中堂高老先生夫人文

嗚呼粵稽女圖爰徵彤史母儀婦德恂雅善美疇如
夫人天目毓靈扈以菌桂鈕以蘭蘅疇如夫人作儷
良弼蘋藻孔閑俎豆惟苾疇如夫人在貴能降衣無
重錦飾靡明鐙疇如夫人在佚能勤蚤夜操作神瘁
手龜疇如夫人在物能予左粥右糖以甦貧窶文瑞
之學博極縹囊惟是夫人裂織以襄文瑞之業鏗鉤
寰宇惟是夫人拮据以輔文瑞之沒實先夫人義方
無替世澤能繩矯矯令子為郎薇省翟茀維新鳳綸

重炳期樂且壽如陵與岡胡天不弔遂隕婺光憶帳
若遺格棧尚澤階濕夜露庭陰曉魄嗚呼哀哉夫人
已矣生具壹德沒垂芳名 丹詔有赫黃壤如生某
等誼均驩咸聞訃慘愴爰薦絮酒有涕沾裳翩翩雲
車鏘鏘珮珮來格以歆音容如在尚饗

祭劉封公文

翁之少也教聲藝苑雖吞鵲吐鳳之才不足以擬其
文詞愈以為一日千里焉而青雲之莫追蓋不獨文
足以芥視一第而內行醜謹愷悌溫良造物者亦

不忍負之而令其陸沉于時然用世之志雖不能酬
之于身而萬生令子當英妙之年即通籍于金闈翁
于是日厭塵緣棲心煙霞棄青衫而服芟荷之衣數
十年之內花之晨月之夕抱子弄孫其行徐徐其樂
于于或攜紅藤或命青雀登山楸而泛水湄迨其暮
年觀道習靜恬淡無為且依稀乎上行先生閱道居
士之行持厭五濁而飯蓮池鬢髮頽頽行步若飛雖
至凍梨而形容不衰胡不百歲即西去而不復歸雖
化粗為細遺遙淨域而繫以人世聚散離合之情則

不能不滋然而婁其獨以翁生平之所欲散抒而未
副者有推嗣以成之人生未必有子有子而貴固以
奇而貴而且賢儻為碩卿名臣則尤奇之奇屢受馳
封游登峻秩人世之榮華固已全盛而無虧况存而
承歡病而嘗藥當易簣而令子不離左右可免終天
之悲且衡野公不日大拜天下之受其陶鑄者皆歸
功于所自出孰不曰翁之所貽益以見天佑善人而
始終之無所私矣生之戚戚私情耳蓋不免于怛化
而翁豈以為宜尚饗

白蘇齋顛集卷之十四

公安袁宗道著

弟 宏道
中道 參校

記類

游西山一

行昌乎道中風起塵飛諸峰盡失午後風定依沙河
岸而西塞帷一望蔥菁刺眼心脾頓爽漸近金山口
巉岩西趨勢若奔馬俄儀部王君俞君繼至俞君見
余喜甚遂同至卧佛寺寺宇不甚宏兩殿各卧一佛

長可丈餘其一滲金甚精門西有石磐方廣數丈高亦稱是無纖毫剝缺上窺音堂前餘石丈許周以欄楯諸公跌坐檻前忽聞足底作叱聲又巖爆豆予細尋之乃石磐下有小竇出泉淙淙琤琤下擊石底遂命童子取泉啜一盞而行

游西山二

自觀音堂下穿疎木中數度石澗趾漸高茆屋石垣蕭然村巷盡見朱門碧澗是為碧雲澗深丈餘作琴瑟響堂殿依山從夷入危歷數百級乃登佛殿然

苦宮室蔽虧不堪遠矚登中貴墳垣乃及山腰從上
望都城睥睨可數漢下觀卓錫泉泉瀉小石澗東西
流注方池後有亭旁有洞池前為栢垣垣外竹可一
畝炎日颯颯生寒泉伏流其間至香積廚以手掬飲
清冷徹肌殿前甃石為池金獅萬頭翁忽水面投以
胡餅唼啞有聲夜與俞汝成諸公飲法堂右軒劇談
至丙夜汝成與余分榻而卧訊余近日所得余曰賀
賀如昨第稍覺昨非耳又問元神與思慮神是一是
二余曰元神思慮神總是影子元神屬靜思慮屬動

既落動靜二相便是陰界根塵中物故到門兩實為
極則正禪家所謂重厚昏沉也沒成領之

游西山三

宿碧雲之次日櫛灑即繞山麓南行垣白尖塔如筆
無慮數十塔色正白與山隈青靄相間旭光薄之晶
明可愛南望朱碧參差隱起山腰如堆粉障導者曰
此香山寺也寺南一山松蘿竹柏交羅密蔭獨異他
山行度橋下魚朱黑二種若遊空中觀已拾級而上
級千倍碧雲佛殿甚闊壯大抵西山蘭若碧雲香山

相昆李碧雪鮮香山古碧雲精麗香山魁恢余笑語
同游若得碧雪為臥室香山為酒樓豈羨化樂天宮
哉殿檻外兩山環擁遠望一亭踞山半余色動遂拉
俞君李君王君穿磴道可二里始至亭亭曰流憩下
視寺垣如墮深壑余仰視山巔尚插雲霄少憩予賈
勇復登俞君涎石屑确确拒足十步一息有眠牛正
黑色余取松根叩之鏗然鳴吼又數里達絕頂俯視
垣外人尺許馬如羊左右諸山俱若屏息環衛者山
外北向層層峰巒奮迅而出西望杳杳有水如白玉

玦疑是桑乾河。俞君謂此遊奇甚。恨不能作蘇門嘯。令萬岩答響耳。忽山下砲聲振林谷。如迅雷。余大笑。此孫登嘯聲也。坐食頃。俞君思得酒佐倦。余曰。此中飛鳥不到。酒安得至。語未竟。一長鬚攀蘿疾登。捷若猿猴。手挈一壺。問之。懼不答。第芒芒左右視。蓋遊客涎者。失道至此。俞君戲語之。我乃飛仙。可取酒供養我。其人計不能脫。以壺跪獻。遂取壺蓋。適飲數巡。探鷓鴣之腹。無餘漉矣。下飲來青軒。軒前兩腋皆疊嶂。環列對面。寬平如砥。芙蓉十里。秔稻千頃。皆在目中。

游西山四

玉泉山距都門可三十里許出香山寺數里至山麓
鑄泉流匯于澗湛湛澹人心灼至華嚴寺寺左有洞
曰翠華有石牀可憩息題咏甚多莓漬不可讀又有
石洞在山腰若罅穴道甚險一樵兒指曰此洞有八
百歲老僧涎者棄行李爭往觀呵之不能止及返余
問果有老僧否曰僧有之然年止四五十迺知樵兒
妄語耳寺北石屏甚峻泉噴出其下作裂帛聲故名
裂帛泉有亭可望西湖故名望湖

游西山五

余與伯典觀裂帛泉畢將行余指東一山問寺僧答云甕山余誤記石徑洞在此偕伯典探焉度橋而南人家傍山小具池亭桔槔鋤犁咸置垣下西湖當前水田碁布酷似江南風景既至山下僅一敗寺破屋頽垣扁曰圓靜一僧作禮甚恭予問石徑無恙否僧茫然不能對乃共伯典關寺後扉躡山巔頑石縱橫無復所謂石徑者僧舍中殘石斷碣悉徑爬搜有一石顛磬疑洞中物相與嗟嘆久之始歸暇日偶檢游

名山記石經藏小西天非甕山也不覺失笑

戒壇山一

戒壇山西山幽邃處入山二十餘里始見山門有高閣可望百里渾河一帶晶晶楹楹間閣後有軒度岩上出軒右行數百步乃達戒壇壇在殿內甃石為之壇周迴皆列戒神閣前古松四株翠枝穿結霞蓋一院月寫虬影幾無隙地窠可喜者松枝粗于屋柱去地丈許遊人持杯行行其上如履平道時王則之黃昭素顧升伯丘長孺諸公俱坐松丫中看月洗下觀

者聞咳笑聲皆疑鶴鶴之宿樹杪矣

戒壇山二

戒壇山以洞膠麗涓洞尤為諸洞第一予既登山頂
峰如聚壤水如曳綃顧見右腋峰腰間朱檻掩映度
有異景遂棄諸公橫度數間至一逶迷不得前適
一僧曳杖徐行予大呼不應以手招之乃就予予問
師何處人微笑不答蓋禪僧也予指檻所僧遂前導
轉山麓可里許始達洞門訊他僧始知為麗涓洞予
入洞禮佛畢偃仰石榻上脚力稍復乃命小僧持燭

前引洞中嚴淨寬敞兩壁石乳滴漉成物狀如繪畫者不可勝計一井絕深投以瓦礫宛轉錚錚食頃方歇僧云此井通潭河往有人縛一犬置井中驗之果從潭河中出予再探諸洞俱奔淺遂返方丈侈談所見驕諸公王則之強言不須游余笑曰至戒壇不見廳洵洞與坐宣武街宅中何別洞中多鶩管石可入藥予以語昭素昭素始大悔不遊

上方山一

自烏山口起兩畔亂峰東澗游人如行街中中有村

落麥田林屋絡絡不絕。媪婦牧子，隔籬窺。註村犬迎人，至接待庵，兩壁突起，粘天中間一罅，初疑此罅乃坎穴，蛇徑或別有道，達巔不知身當從此度也。前引僧入罅，乃爭趨就之。至此游人如行匣中矣。三步一回五步一折，仰視白日跳而東西，踵屢高屢低，方嘆峰之奇，而他峰又復躍出，屢踈屢歇，抵歡喜臺，返觀此身，有如蠡螯，部索潭底，自汲井中，以身為甕，雖復騰縱不能出，攔其峰巒，變幻有若敵樓者，睥睨攔楮，俟備又有若白蓮花，花下承以黃趺，餘不能悉記也。

上方山二

自歡喜臺拾級而升凡九折盡三百餘級始登毘盧
頂頂上為寺一百二十丹碧錯落嵌入岩際庵寺皆
精絕蒔花種竹如江南人家別墅時牡丹正開院
紅馥沾薰游裾寺僧爭設供山肴野菜新摘便煮芳
香脆美獨不解飲茶點黃苓芽代氣韻七雀夜宿喜
庵方丈共榻者王則之黃昭素也昭素冥息如雷予
一夜不得眠

上方山三

毘盧頂之右有陁泉望海峰左有大小摘星峰大摘
星峰極高一老僧說峰後有雲水洞甚奇邃余遂脫
巾襦衣導諸公行諸公兩手扶杖短衣楚楚相顧失
笑至山腰少憩則所為一百二十寺者一一可指數
予已上摘星嶺仰視峰頂陁絕摩天迴顧不見諸公
獨憩峭壁下一物攀蘿疾走捷若猿猴至則面目顰
黑瘦削如鬼予不覺心動毛髮悚監訊之僧也語不
甚了了但指其住處予尾之行入小洞中石床冰冷
跌坐少頃僧供黃芽湯予啜罷留錢而去亦不解揖

送諸公登嶺皆稱倦矣呼酒各滿引黃貽素題名石
驛蛇行食頃凡四五升降乃達洞門入洞數丈有一
穴甚狹若甕口同游雖至羸者亦須頭腰貼地乃得
入穴至此始篝火一望無際方繼脚行數十步又忽
閉塞度此則堆瓊積玉蕩搖心視不復似人間矣有
黃龍白龍懸壁上有大龍池龍盤踞池畔爪牙露
張卧佛石獅石燭皆逼真石鐘鼓樓層疊虛豁宛然
飛閣僧取石左右擊撞或顛鐘聲或顛鼓聲突然起
立者名曰須彌燭之不見頂又有小雪山大雪山寒

乳飛洒四時若雪其他形似之屬不可盡記大抵皆
石乳滴漉數千年積累所成僮僕至此皆惶惑大叫
予恐驚起龍神亟呵止不得則令誦佛號篝火垂盡
惆悵而返將出洞命僕敲取石一片正可作硯山每
出示客客莫不驚嘆為過崑山靈壁也

上方山四

從雲水洞歸諸公共偃卧一榻上食頃予曰陡泉甚
近曷往觀皆曰雀遂相挈循澗行食頃至石磴躍起
百餘丈鋒淡黃色平坦滑澤間以五彩磴上有石若

窈若柱嵌視似欲下墮使人頭眩辟膝有一殿巉巉
攢結成小普陀宜供大士其中泉在壁下泓渟清徹
寺僧云往有用此水談腥物者泉輒伏至誠懺謝復
湧出如常故相傳稱聖泉余携有天池茶命僧汲泉
烹點各盡一甌布氈磐石轟飲至夜而歸

小西天一

自盧溝橋折而西眼中乍離車鐸煤塵路上馬蘭作
花碧紫滿谷如脫籠鳥日在條綫忽觀平原州樹若
歸故巢矣夜宿野寺壞殿頽床獨画壁稍可觀早起

行七八十里高嶂拒馬首破壁而升至壁上則羣峰
盡出對面兩尖峰拔地起若雙乳其中一山雄峙所
謂小西天也度此路稍坦馬行山麓上廣下削若走
屋廊間時天已暮雷聲隱隱出山腰相顧憂雨至亟
走始得達東峪寺寺門白楊成林風吹悵悵夜不能
寐携諸公飲寺門右隙地地光淨似人家打麥場余
出一令每人說一鬼一虎頃一二年間新事不得引
古書中兩載不能者罰巨觥一客談虎旋撰說不成
章滿座皆絕倒

小西天二

是日天氣晴朗路無纖塵過澗半里許舍騎扶杖甫
升巔忽墜井凡三四乃得高曠處休焉俯視王黃諸
公乘馬過澗若嬰兒騎羊不覺失笑涎行兩童竊放
爆竹爆聲為四面羣峰闕過迴旋食頃方歇至此始
循石壁行甃石上壁陡起百餘丈縫間松柏叢生若
翠屏諸公各踞路傍一石浪譎遙見平臺複廊朱欄
碧楯出於山腰如在天上莫不踴躍再陟再休凡數
折始到所見欄楯處欄內屋為石經堂堂供石佛四

壁皆嵌石刻佛經字跡疑出元人石經洞凡七處堂
左二堂右三堂下二皆下捷固人不得入惟近窻經
應歷可讀字有道古者必有姿媚者此隋靜琬禪師
護法深心諸碑序其顯末甚詳自宋迄元皆有石刻
添入乃今二百餘年來無有一人揮寸石隻字其間
者佛法彫零殊可悲嘆更百餘年安知靈藏法寶不
為豪家墓碣乎余欲與同遊諸公各斥月俸增刻數
片為後來倡但遊屐匆忙不能知洞中所缺何經俟
異日檢閱目錄了此一段因緣洞上為五臺相距雖

不甚遠然臺具一體按地特起不相粘連北臺甚高如蓮花在水中央東臺亦奇臺上各有白石小浮圖乃唐金仙主所建又有巨石號曝經臺五臺之外環以巨嶂其石紋或類兩點或類卷雲具画家種種皴法令低回難別古碑甚多人倦不能讀予猶記少時同兩弟讀書杜氏庄偶檢游名山記至石經洞相與歎嘆此靈境奇蹟何時得一瞻禮今偶以編摩隙晷累擡浪遊此洞忽落我杖屨下回想二十年前語不覺忻喜過望獨恨兩弟不在側耳丁酉四月初一日

記

游九龍池

庚寅清明余與金伯典陪祀畢循山趾而西度危橋
其下水洧涓踈林內朱門隱隱訊山中人云此九龍
池縱可五丈衡倍之池上石壁躍起百餘丈衡理稜
層道緊余笑指曰此余鄉吳供奉所作斧劈皴屏障
也仰觀山腰黑石多巖碁枰余躡石罅步百餘坐
一枰上尚餘半席地大呼伯典共坐伯典不應余攀
藤聳身欲更上顧其巔削立無安足處惆悵而返就

伯典飲池邊三爵後遊興溲發伯典挽余裾余不聽
循垣疾走忽得一途遂止受一足猶度踵空中呼童
浚掖偃行數百步稍平輒休久之始達山巔尺寸之
間攢萃百里有柏數十株青葱似新沐採斲之毋異
他柏此中甚險不知何人手植山深日暮怪鳥啁啾
予心悸而下

顯靈宮西閣

都門有二高閣曰毘盧曰顯靈西閣毘盧在城外止
宜晝遊看月則莫便于顯靈八月十四日余同王則

之陶周望諸公遲月于此天漸暝俱倚朱欄東望俄
吐一星大忽滿半規有頃黃金盤躍起可數尺許似
破地而出紅氣艷艷射殿角俯瞰市井間正黯黯也
是日周望極談西湖山水之佳屢花事之繁華痛飲
極歡而罷

顯靈宮栢

顯靈宮多古栢東閣二栢尤奇幹葉上拂雲霄下掃
階砌游人手約垂枝乃得入觀每與遊客列坐其中
如坐疎幕內雖當炎夏了無暑氣日光不穿影繁色

淡有顛月夜自余與汪靜峰無念和尚遊此始與此
樹相識今八九年矣每夏秋之交必偕友人遊數次
余嘗謂戒壇老松城外柰子花顯靈柏可稱卉木中
三絕又兩真官舊為師弟今兩祠相對故生此二祠
隔之道士云

三聖庵紀遊

德勝門內東偏有公田若干頃中貴治之引水為池
以灌沿池數里綠楊繁繁一望無際池邊一庵曰三
聖面市背田門前古木四章身如青銅亭亭直上蒼

翠可愛殿堂不甚崇然極雅麗丘長孺云此庵體制
及像設俱不俗酷似江南佛刹庵西隙地方廣如庵
豆棚瓜架楚楚整整潔潔東行數武有臺高可二丈臺上
有亭一登此臺則畦隴之參差林水之掩映佛宇之
稠密城樓之雄麗攢簇目前庵主秦人王則之同里
也治齋藪亭上邀則之及予輩適几上有圓覺經乃
取首章相商詎庵主從旁挽奪話柄刺刺不休予語
之曰此經開卷便說妄認四大為自身相六塵緣影
為自心相師止有一心一舌頭已被佛打得粉碎真

將何物講經。僧不能答。乃不敢復言。諸公是日快談。
至暮。彼發一疑。此送一難。不能悉記矣。

極樂寺紀遊

高梁橋水從西山深澗中來。道此入玉河。白練千延。
微風行水上。若羅紋紙。堤在水中。兩波相夾。綠楊四
行。樹古葉繁。一樹之蔭。可覆數席。垂線長丈餘。岸北
佛廬道院甚衆。朱門紺殿。亘數十里。對面遠樹高下。
攢簇。間以水田。西山如螺髻。出于林水之間。極樂寺
去橋可三里。路逕亦佳。馬行綠陰中。若張蓋殿前。別

牙松數株松身鮮翠嫩黃班剝若大魚鱗大可七八
圍許暇日曾與黃思立諸公遊此予弟中郎云此地
小似錢塘蘇堤思立亦以為然予因嘆西湖勝境入
夢已久何日掛進賢冠作六橋下客子了此山水一
段情障乎是日分韻各賦一詩而別

三忠祠紀遊

出崇文門二里許為大同橋水從玉河中出橋下水
飛珠濺玉若松梢夜聲林間桔槔相續大顯山庄二
三園亭依澗臨水小刀從几案間過稍北為鹿園云

廣十餘里地平如掌古樹偃仰與高塚相錯每客至則驟馬驚鹿以為戲數武即朝日壇壇外古松萬株森沉蔽日都人所為黑松林者也韋庄在橋上南北相去四五里門外路逢甚佳清流一線綠樹如城遠望林木陰翳不知幾百重垣內寺館俱新整而臨流一亭尤為遊屨所湊蓋喜其踈野空曠耳又有柰子樹六相近虬屈誰奇蔭如數楹夏屋三夏葉密時列坐其下微而烈日俱不到袂余同友人送客三忠祠友人俱心閑喜遊筭以日長無事故得徧跡然皆寓

目而去未暇周覽聊志其畧以俟異日乘暇再遊戊戌四月十四日記

錦石灘

以下叙里中舊遊

余家江上江心湧出一洲長可五七里滿洲皆五色石子或潔白如玉或紅黃透明如瑪瑙如今時所重六合石子千錢一枚者不可勝計余屢同友人泛舟登焉淨練外繞花繡肉攢列坐其上似在瑤島中余嘗拾取數枚歸一類雀卵中分刻黃二色一類圭正青色紅紋鑿造如秋天晚霞又一枚黑地布金彩大

的如小李將軍山水人物。東坡怪石供所述。恐覺平常。藏篋中數年。不知何人取去。亦易得。不重之耳。一日。借諸舅及兩弟游洲中。忽小艇飛來。一老翁向予戰手。至則外大父方伯公也。登洲大笑。若等謬我取樂。次日送遊錦石洲。詩一首。用蠅頭字跋。詩尾曰。老懷衰頹。不知所云。若為我塗抹。雖一字不面。亦可嗟夫。此番歸去。欲再覩色笑。不可得矣。

岳陽紀行

浣石首至岳陽。水如明鏡。山似青螺。蓬窓下飽。看不

最竒者墨山僅三十里。舟行二日。凡二百餘里。猶
盤旋山下。日朝出于斯。夜沒于斯。旭光落照。皆共一
處。蓋江水縈迴墨山中。故帆檣繞其腹背。雖行甚駛。
祇覺滯遲耳。過岳陽。欲遊洞庭。為大風所尼。李弟小
脩秀才為詛柳秀才。久多讒語。薄暮風極大。撼波若
雷。近岸水皆揉為白沫。舟幾覆。季弟曰。豈柳秀才報
復耶。余笑曰。同袍相詛。常事耳。因大笑。明日風始定。

嘉魚紀游

余泊嘉魚縣。訪李給事景魯。景襄廷杖歸。踰三年矣。

一見喜劇欲狂握余手曰兄真信人不渝宿約登樓
痛飲至兩夜時劉喙初平倭報甚警景暮慷慨談兵
因訊近日人才余曰人才吾不能知第有一切喻仙
鶴能為臺榭點綴光景然決不能耕田負重猶能護
衣篋鷹隼能致野味然不能禁其食腥噉羶通此則
滿世界皆人才矣景暮亟賞之明日遊近城諸山山
石枯梗山樹森勁水直行山下無纖毫紆屈大物俱
顯景暮之為人留二宿始別

大別山

江漢會合處。大別山。隆然若巨鰲浮水上。晴川閣踞
其首。方亭踞其背。遐矚遠瞻。閣不如亭。予攀蘿坐亭
上。則兩腋下晶晶萬頃。舟楫順逆。皆掛風帆。如蝮蝶
成隊。上下飛舞。遠眺則白浪百里。皆在目中。浸遠漸
細。咫尺會城。千門萬戶。魚鱗參差。蜂窠層累。余住山
中。飽看二日。朝則炊煙暮則返照。濃淡掩映。備諸姿
態。獨訊鸚鵡洲。不知所在。余因嘆禰衡掉腐儒。三寸
舌。輕將虎鬚。其死于鍛錫翁手。固無足怪。所可恨者。
阿瞞蓋世奸雄。謀士如雨。猛將如雲。而北北海。以一

稿急書生薦何說乎奉使之數顛狂喪身失命豈惟
不識節也。不識衡知。

龍湖

龍湖一云龍潭去麻城三十里萬山瀑流雷奔而下
與溪中石骨相觸水力不勝石激而為潭潭深十餘
丈望之深青如有龍眠而土之附石者因而蝕緣得
存窅兀一拳中央峙立青樹紅閣隱見其上亦奇觀
也潭右為李宏甫精舍佛殿始落成倚山臨水每一
縱目則光黃諸山森然屏列不知幾萬重余本問法

而來初非有意山水且謂麻城僻邑當與辱陵石首
伯仲不意其泉石幽奇至此也故識癸巳五月五日
記

江上遊紀

蜀江數千里奔瀉至吾邑洶湧澎湃如決囊而東平
沙一望皓白粘雲明月之夕翻金鼓玉凌爍目睛估
客舟檣畏水險急不敢泊此貿易既絕民居亦少以
其近城而又去居人遠故邑之士大夫得以游而樂
焉長堤以內是為艾家堰堰背城面市左江右湖烟

水交羅地更闌寂中有亭趾方廣數丈余與諸公看
月江上閒步至此惟學舅嘆曰嗟呼此故鴻臚何君
空明亭也何君在時狎客滿座緣肉喧闐不二十餘
年而其歌臺舞榭卑者蕩為流水高者續為長堤又
况散容之殘客與惟學舅習鴻臚用是感嘆實深然
余邑為江水蓄衰遷日甚每一出遊則江上屋廬故
態十易其四五猶記少時隨大人往儒學便道謁二
聖寺及武侯祠出城尚七八里今江流割城而行往
日遊觀之地皆為蛟龍窟宅更歷十餘年寧復知有

孱陵城者乎嗟夫知今日之陵矣他日之谷即知今日之身他日之塵與土也世之忙忙為千歲之憂者見此遷換之城鄙與夫代謝之流水憂得無少瘳與
癸巳十一月二日記

二聖寺遊記

甲午清明諸舅率余兄弟出東門踏青行二里許至二聖寺息焉寺僧具茶菓仍出余少時題壁詩每讀蟲蛀似觀古人墨蹟不復知為少時筆也寺有辟支佛牙方長寸許凹凸處如古篆又有宋黃衣使者勅

蕭墨若新僧為言往有趙松雪羅漢卷已入故相家
今存其贗者其松雪金書蓮華經固在然筆法微弱
且無款識恐亦贗本覽畢出禪房倚門外業樹中問
僧二聖因緣一老僧答曰二聖事載芬陀利經中其
顯異則始于唐此中老宿相傳唐某年邑令與沿江
居民一夕同夢神人來告明日當候我江干次早官
民相驚候江上有沉香二根逆水而上相率牽挽繞
至岸忽行者自西來云此木奇甚然非我等莫能雕
飾乃令官民移至安遠寺殿中闢扉七日煙霧迷空

朝昏莫辨七日以夜忽露光明啓扉視之則二像宛
然夾佛而立大約如世所塑金剛威猛異常而杭州
有商人某者舟出楊子二童子求附舟至暮謂商曰
今夕當為汝牽舟但莫相窺行即速也至夜舟行若
飛耳遠惟聞風濤聲商穴篷窺之惟見二金剛扶舟
而翔懼甚不敢復窺比曉舟已達寺傍問知為南郡
公安蓋一夜行三千餘里矣商大驚起視寺中佛邊
所立二像即昨日扶舟人也商愈駭方欲瞻禮去立
化像前衆僧聞之競來瞻禮商顯類忽長眼突而顛

儼若龍形食頃復活告衆僧曰吾二聖護法龍也二
聖一為青葉髻如來一為盧至德如來皆過去恒沙
劫前寶藏佛授記五百童子之二應百年後吾肉身
當有難然不敢加害更三百年香像肉身方歸劫火
言已復喚衆僧為漆其軀祀二聖傍即勅所謂黃衣
使者也黃巢之亂賊見像抽矢欲射像忽汗出若雨
賊大懼引兵去一邑獲全至宋某年寺果火年月一
如所記余因嘆佛法在周末時芬陀經之入在六朝
時而青葉盧至之跡顯于唐者與經所說若合符券

不
卷二
三
嘻何其奇也同游俱攜有酒肴布席門外樹下各賦
一詩而歸歸憶此古佛獨顯異于吾邑而他處招提
即未見有供二聖像者亦法苑中一僻事也遂篝燈
記之使局士觀此知佛法廣大不可思議